



走出噩梦 奔向光明

几经周折到了澳大利亚的原天津市国保局成员，一级警司郝凤军，于 2005 年 6 月 7 日，面见媒体，声援中领馆政治领事陈用林的正义之举，以直接参与和见证者的身份，曝光中共严酷迫害法轮功的黑幕。

以下节选自〈大纪元网〉郝凤军的口述。

我 94 年毕业于天津市南开大学法学系，被分配到天津市公安局。2000 年 10 月又被调入国内安全保卫局（由公安局政保处和“610 办公室”组成），直至 2005 年 2 月逃出中国前。

目睹无辜母女惨痛遭遇，我心陷万丈深渊：

2002 年，年初的一天里，抓了 79 个法轮功学员，另有 2 个人跑掉了，其中一个叫徐子傲的女孩才 13 岁，她母亲孙缇也被抓，13 岁的孩子就这样流离失所。一个 13 岁的孩子没有父母在身边，又不能到亲戚家（亲戚被监控起来了），她在外面吃什么、睡在哪呢？

2002 年 2 月的一天晚上，当我到达南开分局看守所后，看见法轮功学员孙缇坐在提讯室的凳子上，眼睛被打的成了一条缝，当时审讯她的警察是国保局 610 办公室的穆瑞利，他的手上拿着一根带有血迹的螺纹钢棍，审讯桌上摆有一个高压电棍，我们进屋后，穆瑞利出去了，孙缇撩开上衣让我们看后背，我被惊呆了，她的后背全是黑紫色并且有两道长约 20 公分的裂口，鲜血在慢慢的往外渗。过了一会国保局副局长兼 610 办公室主任赵月增也来了，他命令我们不许向任何人讲这件事。

目睹无辜母女惨痛遭遇，我心陷万丈深渊，这是人民警察该干的吗？……

副厅级干部悔过内幕：

2004 年春节后，一天，我看见在审讯室里用手铐吊铐着一位头发灰白的老人，后来听说他是河北省一位副厅级干部叫景占义。

在国保局精心策划下，中央电视台记者来国保局采访景占义。我当时就在门外，我听见国保局副局长赵月增对景占义说，按照他们提供的台词去说，可以给他减刑，否则就再加一条叛国罪，判他无期徒刑或秘密枪决。可怜的这位老人在他们的淫威下答应了他们的要求，上了电视，去无奈的批判法轮功。后来他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。

中央电视台记者从采访室出来时正好碰上我，把话筒递到我嘴边，问我对这件事有什么看法，我回答的是“这不是谎言吗！”

这件事过去两天，副局长赵月增找我谈话，问我那天记者采访我，我说的“谎言”是什么意思。我当时直言不讳的问，为什么要威胁景占义，他拍案而起说我要造反。他让我想清楚写好检查再工作。

我被关禁闭 30 天：

我被关了禁闭，在天津市公安局七处看守所。那是一

明慧週報

重庆版 第 2 期 2005 年 6 月 18 日

焦
点
新
闻

外交官寻庇护 拒为镇压服务

【明慧网】最近，中国驻澳大利亚的悉尼领馆政治领事陈用林，拒绝继续为中共镇压法轮功卖力，并脱离中共，在澳大利亚及整个国际社会引起强烈震撼，成为世界各地媒体报导的焦点话题。



据澳大利亚多家媒体报道，37 岁的陈用林向记者表示他不是法轮功学员，但同情法轮功。他说，“法轮功学员在中国受到大规模的迫害。”作为政治领事，他的主要工作是“执行中共的政策，迫害在澳大利亚的法轮功学员，监视他们的活动，包括雇佣人员收集法轮功学员的活动情况。”打压初始，他紧跟中共迫害法轮功的政策，为此，他受到良心的谴责。

陈用林说，在他过去任职的四年中，因为用“邪恶的方式”为中共工作，迫害法轮功学员而产生的罪恶感，使他频频处于噩梦之中。

据澳洲广播公司报导，陈用林担心因为反对迫害法轮功，回国会受到迫害，因此向澳洲寻求政治庇护。

间只有 10 平方米的小屋，没有窗户，高高的屋顶上有一盏 24 小时不灭的日光灯，在屋子的角落里有一个马桶一直在泛着臭味，禁闭室里没有任何取暖设施。我在这种环境下生活了将近一个月。我的双手双耳都被冻坏，手肿得像个馒头，耳朵不停地流脓水。

我一言不发，一个认错的字也没写。终于有一天我被稀里糊涂放了出来。在这 30 天里，我不能给家人打电话，家人被告知我去外地执行任务去了。后来我才知道，他们是低调处理，怕我将来把以前法轮功学员孙缇被打等一系列丑事说出去。

自从出来后，我就被安排到了收发室，天天就是送报纸送信，干一些杂活，直到逃出中国。



我甜在心里

【明慧网】我是一个农民，今年70岁了。99年得过脑血栓，2004年又犯过一次。2003年又在大腿根部长了老鼠疮，巴掌大小，又红又硬。我村有一个医生专治疗疮，大医院都治不好的，经他治疗后而痊愈。2005年3月份，我的老鼠疮在原来的部位犯了。再去找他，他也是一筹莫展，只能保守治疗。

忍受病痛煎熬、生活不便不说，特别到了晚上，难以入眠，经常以大喊大叫来缓解痛苦。不但家人受连累，左邻右舍也不得安宁。

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，我妻子到法轮大法弟子家里去求助。大法弟子告诉我妻子法轮功是修真善忍的，要信，就诚心念“法轮大法好”“真善忍好”。我妻子回来把大法弟子讲的一五一十的讲了，我说我相信大法弟子说的，就开始念“法轮大法好”，“真善忍好”。这一晚我睡得很安稳，没叫，没喊！

一分钱没花就治了我的病，这可真是人间奇迹！

踢我的人疼得被拖出监室

2004年8月初的一个早上，我在外地打工刚到家一会儿，镇上的三个恶警到我家来，找我谈话，问我：还炼不炼功？我说：我炼功。他们就要把我带走，家里人硬是把我给拉了回来。恶警恼羞成怒，又打电话给县里和镇上的联防队。三辆警车呼啸而来，又下来15个人，强行把我绑架走。非法抄走了我家的收录机、磁带、大法书籍及资料。

恶警蛮横无理的把我带到派出所。恶警不但非法审问我，还拳脚相加，我只说一个字：炼！恶警用电棍电我，结果他自己被麻了一下，电棍不出电了。恶警把我送到县拘留所，和那些罪犯关在一起。

那是2004年8月3号，到了监室，犯人们问我：“犯了什么事？”我说：“什么事也没有犯。我是炼法轮功的。我们师父叫按照‘真、善、忍’的标准去做好人，我没有错！”恶警暗示一个罪犯打我。我告诉他：“你不能打我，我没有犯事，你打我，你是有罪的！”大个罪犯说：“我打的就是你！”不分青红皂白恶狠狠的踢了我一脚，结果，当时他的脚就不能走路了，疼得他弯下了腰，嗷嗷叫。

我上前搀扶着大个罪犯送他出监室，他羞愧的低下了头。恶警灰溜溜的走了。监室里的其他犯人都说：法轮功太神奇了！



小燕子与周家的儿子

在《搜神后记》中记载了一个故事。沛国有一个姓周的读书人。有三个约二十岁左右的儿子，那么大了，却只能发声而不能言语。

一次，一位过路人向他讨水喝，听到他儿子们发出的声音，就问：“屋里头是什么声音啊？”答曰：“是我的儿子，都只能发声，而不能说话。”

过路人说：“你向内心反省看看，为什么发生这种事情？”周先生惊讶于客人所说的话语，心想他绝非一般常人。周想了一会儿说：“我实在想不起来犯了什么过错”，过路人说：“试着回想你幼年时的事！”

我心里的喜悦难以言表。第二天我就骑脚蹬三轮车，拉上两布袋玉米，给猪磨饲料。在此之前，这可是我想都不敢想，别说实际去做了。我和妻子结婚四十五个年头，她小我九岁。我的脾气本来就不好，近年来，由于病痛，不但干不了农活，脾气变得更坏了。一句不中听的话就破口大骂，妻子为了孩子，忍气吞声没有和我离婚。这次大法不但给我治好了病，更使我明白了一个做人的道理：不论干什么都应按“真善忍”去做，以“真善忍”要求自己。从此我暗下决心，善待妻子。

一天中午我家吃饺子，由于太咸，我喝了好几杯水。心想：我渴，妻子不渴吗？于是我拿上一壶水，骑上三轮车给她送去。妻子是跟菜农在大棚里干活，棚里又热又闷。当我把水提过去的时候，妻子对我的举动很惊奇，开口就说：“你来干什么来啦？”我说：“给你送水来了。”妻子真是喜出望外，这是夫妻生活四十多年来的头一次。

妻子水喝到嘴里，我甜在心里：“法轮大法真好啊！”

请关注：迫害仍在继续

饶明珍，女，54岁，四川省乐山市人。原来身体虚弱，患多种疾病，在99年6月开始修炼法轮功后，逐渐康复。

1999年7-20江XX邪恶集团打压法轮功后，饶明珍仍然坚持修炼。2000年2月去北京为法轮功上访。被邪恶人员将她关押派出所，并抄家，罚款数千元。后非法提审，每天被强制在太阳下曝晒，戴手铐，遭受种种非人折磨。20多天后才从派出所放回家。回家后邪恶人员强迫她每天到当地政府报到签名，并不断的非法抄家。

2005年元旦前夕，邪恶人员夜间非法抄饶明珍的家，要尽流氓侮辱她。之后饶明珍含冤死去。

周先生再想了好一会，跟过路人说：“记得非常年幼时，正好在我床头的房梁上有个燕子窝，里面有三只小燕子，母鸟从外觅得食物回来哺育之时，三只小燕子都张口来接食物。每天如此。我试着用手指进入鸟巢中，燕雏也张口接。后来我就拿了三个蔷薇，每只小燕都吃了一个，之后都死了。燕母回来后，悲伤鸣叫飞走。现在，我很后悔曾经做过的这个事。”

过路人听过他的这段故事及反悔后，就说：“你既已经自知悔过，罪孽现在就可除去了。”说罢，就听到周家三个儿子的语言词句都正常了。

周先生回过头来正要致谢，只见过路人变成了道人飘然而去。